

父爱如山



图为白文庆一家人

百姓故事

时来运转

家住山东临沂市河东区梅埠乡白道口村的白文庆,今年52岁。他12岁时因患骨髓炎,一条腿落下了残疾。白文庆的父母为了他日后的生活,让他学了剃头的手艺。白文庆16岁出师后,便开始走村串乡当起了剃头匠。

早该成家的白文庆35岁时还是单身一人,他想闯天下改变自己的命运。于是在那年他放下了剃头挑子,只身来到临沂,在一个商品批发城的布匹市场给人看守布摊。他天生是个勤快人,加之悟性好,很快就学会了布匹经营之道。两年后,白文庆用多年的积蓄在农贸市场买了个摊位,当起了小老板。

1988年冬天的一个清晨,白文庆来到农贸市场准备摆摊做生意,忽然发现柜台底下有个小包。他小心地打开包裹一看,原来是个男婴。白文庆急忙抱起婴儿,那男婴竟冲他笑了。这可把白文庆乐坏了,他觉得这是送子观音送来的儿子,他高兴地连忙给孩子取了个名字:白政民。

从此白文庆又当爹又当妈,一把屎一把尿地拉扯着小政民,并暗下决心,再累再穷,也要让小政民健康成长。

有了儿子后,白文庆觉得心有所靠,顿感生活有了希望,他像换了个人似的整天乐得合不拢嘴。邻居们和他开玩笑说:“老白,儿子都有了,也该娶个孩子他娘吧。”他乐呵呵地答道:“是啊,要是能再捡个媳妇,咱就娶她,儿子正缺妈呐。”

1992年,农贸市场来了一个目光呆滞的姑娘,在那里流浪了好几天,白文庆看她可怜就收留了她。通过打听,白文庆了解到这个姑娘住在

邻县,名叫孙宝英,那年20岁,因患有间歇性精神障碍症离家出走流落至此。白文庆将姑娘送回了家,但她又回到了白文庆身边。

白文庆一边出钱给姑娘治病,一边让她帮着自己照着孩子、看摊子。转眼两年多过去了,小孙的病治得差不多了,俩人的感情也在日渐加深。在征得小孙父母的同意后,两人喜结良缘。

厄运降临

1996年,小政民8岁时,白文庆为了儿子上学,他们一家三口搬回了老家白道口村,儿子进了村里的小学读书。他们夫妻在村里建起了一个小养殖场,既养鸡又养猪,起早贪黑辛苦经营。几年下来,白文庆成了远近闻名的致富带头人,多次受到乡政府的表彰。

正当白文庆沉浸在幸福中时,2000年5月的一天,上初中的儿子放学回家后突然流鼻血不止。白文庆急忙将儿子送到医院。经检查,医生告诉白文庆,小政民患上了M3型白血病,并说:“这个病很难治愈,即使能治好也要一大笔钱。”白文庆急了,他哀求医生说:“俺有钱,救救孩子吧,10万元够了吧?”

小政民住进了医院,几天后他的鼻血止住了,但他还是浑身疼痛,疼急了就抱着腿在床上打滚。在一旁的白文庆急得泪如雨下,他恨不能替儿子受这份罪。看到爸爸痛不欲生的样子,懂事的小政民咬紧牙尽量不哭出声来。20多天,小政民的病情进一步恶化,血液中的早幼粒细胞已达95%。白文庆跪倒在医生面前说:“请您救救我儿子吧!”医生赶忙扶起他说:“有一种叫亚砷酸的针剂,用上也许孩子还能有救,但药价较贵,如果可以你赶快去济南买些回来试试吧。”白文庆连夜赶到济南买回了亚砷酸针剂。医生给小政民打了第三针后,就收到了明显的效果。这一次小政民住院三个月,花去了白文庆辛苦积攒的大部分积蓄。

白文庆的日子一天天在煎熬中度过,小政民先后几次住院。为了筹钱给儿子治病,白文庆先是卖掉了养殖的鸡、猪,接着是卖家具、粮食,然后是向所有的亲朋好友和乡邻告借。

爱心捐助

白文庆一家的不幸遭遇引起了济南市地方领导的关注,区政府、区民政局的领导几次来白家看望小

政民,送来了他们的捐款及部分民政救济款。济南市梅埠乡政府及小政民所在的中学,也先后几次组织捐款。但对于小政民每次住院需要几万元的医药费来说,这些充满爱心的捐助几乎是杯水车薪。

2002年1月17日,小政民又出现了高烧和浑身疼痛的症状,白文庆知道这是停药的结果。他转身冲出门又去找亲友们借钱,求他们救儿子一命。一位亲友劝他说:“算了吧,这病治不好,又不是自己亲生的儿子……”白文庆当即和他翻了脸:“这孩子比我亲生的还亲,只要他活一天,我就是砸骨榨髓也要给他治病。”小政民也知道家里已是债台高筑,死活不愿去医院治病。他哭着说:“爸、妈,我这病治不好了,我不能再拖累你们了,原让孩子们不能报答你们的养育之恩,让我走吧。”儿子的话让白文庆撕肝裂胆,一家人相拥着哭成一团。

白文庆紧贴在儿子的脸庞泣不成声:“儿啊,爸死也不会扔下你!”2月1日,寒冬腊月的天气滴水成冰,白文庆夫妻俩用被子将儿子裹严实放到三轮车上,一家人出了门。白文庆想,与其在家里干发愁,还不如出来想想办法,在外面找点活挣些钱。他们一家人在外转了两天仍无结果,白文庆的大脑中几次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,不如一头撞在迎面驶来的汽车上,这样全家的苦难就可以一了百了了。但当他看到儿子对生充满了希望,妻子还那么年轻时,他又不忍心了。“决不能让他们因自己的无能为力,而陪自己去死……”

正当白家一筹莫展之际,乡政府又一次为小政民捐款6000元,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。

一天,一个乡亲告诉白文庆有个地方要收购人体器官,价格不菲。为了给儿子治病,夫妻俩争着要出卖自己的器官救儿子。他们按照那人提供的电话打过去询问,对方却说根本没那回事,而且买卖人体器官是违法的。

焦急企盼

日子在艰难困苦中一天天度过,3年多的时间里,白文庆已记不清政府、企业和民众给他们多少次的资助和爱心,才让小政民的生命得以延续……

2004年9月,小政民又一次度过了死神拉扯的危险期,病情稳定了许多。但让老白惦记的是,能不能有专家研究出治好白血病的办法?但每次得到的答案都是医生沉重的摇头。

看着儿子一天天虚弱下去,想想自己实在是回天无力,白文庆感到了从未有过的绝望,他偷偷准备了一瓶敌敌畏。一个长夜无眠的晚上,他拉着妻子的手说:“宝英啊,我对不起你,让你跟着我和孩子遭这样的罪。如果那天孩子走了,我也随他一起去了。你还年轻,我想托人帮你再找一家,去奔个好日子吧。”妻子一把捂住他的嘴:“要死咱一块死,要活咱一块活,我死也不离开你和孩子。”

如今,白文庆每天早晨醒来的第一件事,就是赶紧到儿子床前喊一声,如果孩子答应了,就意味着全家人又熬了一天。白文庆夫妻每天早上都会扶着儿子到大门口看升起的太阳。在他们的脸上充满了企盼和渴望……

文图/郭广闻

不必对孩子“过度关注”

10月14日,《新民晚报》刊登了一则报道《家长为何“敢怒不敢言”》。该文引出了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一个新话题。这篇文章讲了一位因种种顾虑而不愿向校方提意见的家长的苦恼。文章刊登后,引起了不少为人父母者的共鸣,也有一些读者认为老师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。为此,本文作者就相关的问题进行了采访,并引出了不必对孩子“过度关注”的话题。

——编者

百姓话题

默、写、背是基本功

《家长为何“敢怒不敢言”》一文中说,家长无法认同语文老师让女儿大量抄写字词的做法。从事管理工作的周永年认为,小学语文学习,抄写是必要的。周先生说,学生减负,不能什么都减了。小学语文,不学字词学什么呢?这是打基础的啊。在大多数独生子女家庭中,家长对孩子可谓“爱之深”,功课多一点就替他们喊吃不消。

上海市一位居民孙女士说,小学生学语文,默、写、背是基本功,需要花不少时间和精力。现在很多家长觉得外语重要,而不重视中文。如果小学老师让孩子多默一小时英语单词,大概没有哪位家长觉得不对。

家长“维权”意识过强

“过度关注”的情况,在许多独生子女家庭中确实存在。笔者曾接到过很多此类电话,有位父亲因谈二年级的儿子和同桌打闹而忧心忡忡,希望给儿子换位子、换班级,甚至想给儿子买份人身伤害保险。



还有一位女老师说,现在的老师很难当。不布置作业吧,家长说,孩子不做功课怎么行,还买课外练习题让孩子做;布置作业吧,由于孩子之间存在差异,每个人的承受能力不同,家长的反应也不一样。现在,孩子是家庭关注的中心,家长“维权”意识也特别强,不能让孩子受一丝一毫的委屈。她希望家长对学校和老师多一点信任。

不妨看成一种磨炼,

教育专家认为,对学校来说,应开通渠道,多听一听不同意见。对家长来说,在暂时难以与学校沟通的情况下,不妨减少“关注”,把这些事(包括作业)看成是对孩子的一种磨炼。事实上,孩子从读书到走上社会,不可能一帆风顺、样样遂心的,总会碰到各种挫折、委屈、不公正……但人应该有忍耐力,这是人的综合素质的一种。无论是孩子,还是家长,都需要增强心理承受能力。

文/邵宁 图/丹三



画中有话

图王峰